

聽障人物塑造立體 探討深度社會議題

《震耳欲聾》為沉默少數發聲

東西影畫

電影《震耳欲聾》現正於香港上映。影片部分取材自手語律師張琪的真實從業經歷，講述出身聽障人家庭的律師李淇（檀健次飾），憑藉手語優勢接觸到一場針對聽障群體的「定製房產騙局」。起初他為名利放棄聽障人，但在調查中逐漸轉變，最終踏上為弱勢群體發聲的道路。

于 量



▲起初只看重名利的律師李淇（檀健次飾）最終決定為聽障人士挺身而出。

作為內地首部反應聽障人群反詐問題的現實主義電影，《震耳欲聾》並未落入聚焦弱勢群體苦難的敘事窠臼，而是巧妙地採取了法律類型片的框架，以CODA（聽障人父母的健聽子女）律師張琪的真實從業經歷為原型，圍繞玩具廠大院聽障家庭被詐騙房產的案件展開敘事，以兩場關鍵庭審（張小晨遇失殺人案、聽障人群集體反詐案）推動劇情。

類型片框架承載深度議題

在拍攝中，導演既注意保留司法程序細節，如邀請主角原型張琪擔任法律顧問，確保手語與法律程序準確；又通過藝術加工強化戲劇衝突，利用案件調查、庭審反轉等類型片經典元素調節敘事節奏，如李淇在庭上「無意」播放噪音證明張家兄妹的交流障礙、採用「手口不一」的策略遠程鼓勵被詐騙的聽障人群上庭作證從而實現反轉等，讓社會議題更具可看性與感染力。

同時，影片的隱喻細節更顯匠心。李淇收集的「水滸卡」暗合心境蛻變：前期追名逐利時抽到「招安求穩」的宋江，決心抗爭後抽到「替天行道」的武松；與助手湯宇軒（王戈飾）爭吵「弱肉強食還是公平正義」時，光鮮寫字樓裏的毛氈電梯恰是他內心晦暗掙扎的具象化，這些細節為觀眾留足了思考空間，從而促成深度共情。

構建鮮活聽障社區群像

本片對主角李淇的塑造十分成功。作為CODA，他有着對自身身份的矛盾心理：童年因家庭出身遭遇歧視，渴望藉「精英律師」的身份擺脫底層標籤，卻又無法割裂與聽障群體的聯結。前期他是不被重視的「地攤律師」，為名利壓低工傷賠款、拒絕幫助弱勢群體；中期靠聽障人群案件謀取名利，卻在目睹鄰居居生後良心覺醒，他意識到自己逃離的「底層」，是一群與自己有相似困境的人，其從利己到利他的轉變，因真實的自我掙扎而顯得更具感染力，角色的成長弧光令人動容。

同時，影片構建了鮮活的聽障人群社區群像，在這個看似寂靜的大院裏，既有小賣部老馬（潘斌龍飾）這樣懷着「攢錢住養老院」的樸素願望努力工作的小商販，也有張小蕊（蘭西雅飾）這樣，為湊錢救兄策劃「街頭賣慘」的年輕人；既有因為想要擁有可以炫耀的首飾而被騙的吳阿姨（遲蓬飾），也有利用聽障人的身份「助紂為虐」戕害自己鄰居的混混……導演通過群像的塑造打破了觀眾對殘障群體「單純受害者」的刻板印象，呈現了其「有尊嚴、有欲望、有善惡」的立體面貌。

此外，由於片中聽障人角色較多，導演十分注重手語部分的表演，在拍攝時盡量避免單一手部特寫的信息局限，而是將人物的手、表情、環境進行三層次特寫，讓手語成為了傳達人物情感的表演載體。正因如此，李淇在法庭上的那段手語演講才有了極強的震撼力。

挖掘普通人共同追求引共鳴

在筆者看來，本片之所以能超越「小眾題材」的局限，引發廣泛共鳴，核心在於它以聽障群體困境為切口，映射了普通人的生存焦慮。高檔寫字樓是李淇渴望跨越的「階級壁壘」，他對精英身份的執念，恰是許多人對「階層跨越」渴望的縮影；吳阿姨對金鐲子的渴望、老馬對養老院的期待，是普通人對更好生活的樸素追求。而犯罪集團首腦金松峰（王硯輝飾）相信「弱肉強食」的世界，揭示了每個人都可能面臨「被迫沉默」。那麼李淇前期的妥協，何嘗不是普通人在生存壓力與道德底線間的掙扎？影片通過對這些共性問題的挖掘，將主題從「為聽障人發聲」昇華為「為每個渴望被看見的普通人發聲」。

因此，筆者認為《震耳欲聾》的價值不僅在於讓更多人關注到聽障群體的司法困境，更在於它提醒了我們：每個「沉默的少數」，都可能是某個時刻的我們自己，他們不應該被忽視。正如影片的片名，最震耳欲聾的是那些衝破沉默、捍衛尊嚴與正義的吶喊。



▲聚焦「小眾題材」的《震耳欲聾》上映兩周票房已突破2億元人民幣。



《三國的星空》場面恢弘 曹操形象塑造略顯單薄



迎天子、戰官渡，成為一代英雄的故事。

應該如何對待電影主人公的缺點？《三國的星空》的態度是：有，也不能說。

由易中天擔任編劇和監製的動畫片《三國的星空》上映後，憑藉對古代戰爭與器物的精細還原，一度讓歷史愛好者眼前一亮，但敘事鬆散及對另一號曹操的單薄塑造，讓影片在口碑爭議中票房失利。筆者認為，關鍵問題是電影在人物塑造與情節設計上，偏離了好電影應有的創作邏輯。

華 明



電影恢弘的戰爭場面讓歷史愛好者眼前一亮。

電影的亮點集中在歷史細節的呈現，特別是在戰爭場景的打造上，影片交出了一份亮眼答卷。然而整部電影的劇情邏輯缺乏說服力，主角曹操也在單薄的塑造中失去了這一歷史人物的複雜性和多面性，未能傳達其角色魅力。

力求還原三國場景

影片後半段的官渡之戰，金戈鐵馬與漫天箭矢交織出恢弘的戰場氛圍，陣法變換、攻城器械的展示堪稱冷兵器戰爭科普。從守城用的火油罐、攻城的衝車，到威力驚人的「霹靂發石車」，依據史料復原的諸多器械，帶給觀眾古代戰爭的「直觀質感」，體現了創作者的匠心。

片尾鳴謝50多家博物館，反映了影片服裝道具細節的嚴謹。袁紹身着的絲綢錦緞，貼合其貴族身份；偽造的傳國玉璽、獻帝對洛陽城的回憶，傳遞出影片對歷史的尊重。

影片對袁紹的刻畫也較為立體。他家世和人脈深厚，且毫不掩飾圖謀天下的想法，電影通過「董卓火燒洛陽時按兵不動」「對曹操官職高於自己怒氣沖沖」「官渡之戰優柔寡斷」等情節，將其「外寬內忌、好謀無決」的性格缺陷展現得淋漓盡致。

內容如同流水賬

然而，影片前一個半小時內容如同流水賬，串聯起曹操與袁紹童年偷香爐、曹操伐董卓失敗、迎天子入許昌、衣帶詔事件等多個歷史片段，跨越時間長且缺乏重

點。既沒有為本片核心的官渡之戰做好情節鋪墊，也沒有突出關鍵事件的轉折意義，導致觀眾難以代入情緒。影片也因此失去了故事的凝聚力，最終陷入有佳句無佳篇的困境。

好電影對人物的塑造，不應是非黑即白的標籤化呈現。挖掘人物性格中的複雜性，讓善與惡、理想與私欲在人物身上共存，再通過情節推動讓這些特質發生碰撞，最終形成完整的人物弧光，才能贏得觀眾的共鳴。將劇集《走向共和》中李鴻章與本片中的曹操進行對比，或許觀眾的感受更直接。

《走向共和》的李鴻章不是簡單定義的「賣國賊」，而是從多個角度展現了他的人物性格和經歷。他既試圖通過洋務改革拯救國家的一面，又在複雜的政治局勢和國際環境下，不得不作出一些無奈的選擇，展現出了人物的複雜性和多面性。劇集並未迴避李鴻章的歷史局限性，反映了當時許多

政治家面臨的共同困境，使人物形象更加真實可信。

而《三國的星空》則把曹操定位成一個立場正確、熱血耿直、心憂天下，沒有私心雜念、一心匡扶漢室的忠臣。全然抹除了他性格中的灰度。從歷史記載中「坑殺徐州數十萬男女」的殘忍、到「殺呂伯奢一家」的多疑，在影片中不見蹤影；面對「為何殺伏降呂布」的疑問，影片也選擇避而不答。這種「正面人物不能有缺點」的處理，讓曹操淪為單薄的賢臣，失去了歷史人物應有的血肉與複雜性，給影片的藝術質量打了折扣。

情節淪為角色洗白工具

易中天在網絡平台與觀眾對話時稱，衣帶詔事件是歷史的無頭案。影片中這一事件被處理成「獻帝向曹操剖白心跡，不忍其帶疑慮作戰」「曹操因

獻帝的坦誠流下感動淚水」的情感戲。事件的性質不再是皇權與權臣的生死較量，曹操與漢獻帝的關係也失去了動態變化的張力——既沒有弱君強臣的天然矛盾，也沒體現兩人從「相互依賴」到「相互猜忌」的戲劇性發展。一部電影應該有轉折，本片卻讓人物關係淪為服務曹操正面形象的工具，難免刻意空洞。

《三國的星空》本有機會成為一部歷史題材佳作，它手握「細節還原」這張好牌，卻在人物定位與情節設定兩個關鍵環節走了彎路。好電影的創作邏輯從來清晰：細節是為故事服務，故事是為人物服務，而人物的魅力，恰恰藏在性格的灰度與人物關係的動態變化裏。

若《三國的星空》能準確把握人物塑造的創作規律，讓人物關係在情節與情感間找到平衡，或許它能真正撐起「三國星空」的厚重與璀璨，而非現在這樣只剩零散的亮點，難成完整的佳章。

本片未能展現曹操這一複雜人物所擁有的立體感。



電影中漢獻帝劉協成為曹操剖白心跡。